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民主革命时期

(供批判用)

内蒙师院政史系
马列主义教研室 编

一九七三年三月

目 录

| | |
|---------------------------|---------|
|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 1—8 |
|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 9—20 |
| 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 | 21—28 |
|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 | 29—30 |
| 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 | 31—36 |
|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 | 37—56 |
| 李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 | 57—76 |
|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 77—94 |
| 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 | 95—102 |
|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 | |
| 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 | 103—114 |
| 陈绍禹：中国革命底根本问题 | 115—122 |
| 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 | 123—144 |
| 王明：挽救时局的关键 | 145—154 |
| 王明：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 | 155—184 |
| 王明：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 | |
| 最后胜利 | 185—230 |

| | |
|------------------|---------|
| 刘少奇：时局问题的报告..... | 231—246 |
| 刘少奇反动言论摘录..... | 247—252 |
| 艾奇逊致杜鲁门信全文..... | 253—270 |

附录

| | |
|--------------------|---------|
|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 271—276 |
| 张东荪：现在与将来 | 277—292 |
| 戴季陶：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摘录） | 293—296 |
|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摘录） | 297—310 |
| 瞿秋白：多余的话 | 311—335 |
| 孙中山集 | 34—36 |
| 孙中山全集 | 37—38 |
| 孙中山选集 | 39—40 |
| 孙中山文集 | 41—42 |
| 孙中山全集 | 43—44 |
| 孙中山选集 | 45—46 |
| 孙中山文集 | 47—48 |
| 孙中山全集 | 49—50 |
| 孙中山选集 | 51—52 |
| 孙中山文集 | 53—54 |
| 孙中山全集 | 55—56 |
| 孙中山选集 | 57—58 |
| 孙中山文集 | 59—60 |
| 孙中山全集 | 61—62 |
| 孙中山选集 | 63—64 |
| 孙中山文集 | 65—66 |
| 孙中山全集 | 67—68 |
| 孙中山选集 | 69—70 |
| 孙中山文集 | 71—72 |
| 孙中山全集 | 73—74 |
| 孙中山选集 | 75—76 |
| 孙中山文集 | 77—78 |
| 孙中山全集 | 79—80 |
| 孙中山选集 | 81—82 |
| 孙中山文集 | 83—84 |
| 孙中山全集 | 85—86 |
| 孙中山选集 | 87—88 |
| 孙中山文集 | 89—90 |
| 孙中山全集 | 91—92 |
| 孙中山选集 | 93—94 |
| 孙中山文集 | 95—96 |
| 孙中山全集 | 97—98 |
| 孙中山选集 | 99—100 |
| 孙中山文集 | 101—102 |
| 孙中山全集 | 103—104 |
| 孙中山选集 | 105—106 |
| 孙中山文集 | 107—108 |
| 孙中山全集 | 109—110 |
| 孙中山选集 | 111—112 |
| 孙中山文集 | 113—114 |
| 孙中山全集 | 115—116 |
| 孙中山选集 | 117—118 |
| 孙中山文集 | 119—120 |
| 孙中山全集 | 121—122 |
| 孙中山选集 | 123—124 |
| 孙中山文集 | 125—126 |
| 孙中山全集 | 127—128 |
| 孙中山选集 | 129—130 |
| 孙中山文集 | 131—132 |
| 孙中山全集 | 133—134 |
| 孙中山选集 | 135—136 |
| 孙中山文集 | 137—138 |
| 孙中山全集 | 139—140 |
| 孙中山选集 | 141—142 |
| 孙中山文集 | 143—144 |
| 孙中山全集 | 145—146 |
| 孙中山选集 | 147—148 |
| 孙中山文集 | 149—150 |
| 孙中山全集 | 151—152 |
| 孙中山选集 | 153—154 |
| 孙中山文集 | 155—156 |
| 孙中山全集 | 157—158 |
| 孙中山选集 | 159—160 |
| 孙中山文集 | 161—162 |
| 孙中山全集 | 163—164 |
| 孙中山选集 | 165—166 |
| 孙中山文集 | 167—168 |
| 孙中山全集 | 169—170 |
| 孙中山选集 | 171—172 |
| 孙中山文集 | 173—174 |
| 孙中山全集 | 175—176 |
| 孙中山选集 | 177—178 |
| 孙中山文集 | 179—180 |
| 孙中山全集 | 181—182 |
| 孙中山选集 | 183—184 |
| 孙中山文集 | 185—186 |
| 孙中山全集 | 187—188 |
| 孙中山选集 | 189—190 |
| 孙中山文集 | 191—192 |
| 孙中山全集 | 193—194 |
| 孙中山选集 | 195—196 |
| 孙中山文集 | 197—198 |
| 孙中山全集 | 199—200 |

而埠貿不振，操縱于其（业工大商主本資商）式楚海陸貿主。
。姑舉貿工外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 的资产阶级

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发表于“响导”第二十二期
撰文：陈独秀
内由以，来以半贴壳两半壳，半甲自国中以浪。由唇半贴壳里眼
宗族类社会组织之历史的进化，观过去现在以察将来，其最
大的变更，是由游牧酋长时代而封建时代，而资产阶级时代，
而无产阶级时代。这些时代之必然的推进，即所谓时代潮流，
他若到来，是不可以人为抵抗的。在空间上各民族以环境所演
的机会不同，虽至进化之迟速大相悬绝（例如非洲南洋之游牧
酋长社会，东方之封建军阀社会，西欧南北美之资产阶级社会，
俄国之无产阶级社会，同存于今世），而在时间上，进化的
历程恒次第不爽，这是因为人类治生方法，次第变更发展，由
简单而复杂，造成次第不同的经济组织而为社会一切组织进化
基础的缘故。

另本中华民族以地大物博易于停顿在家庭农业手工业自足的经
济制度之下，及与治生方法进化较速的西欧民族隔绝这两个原
因，封建军阀时代遂至久延生命，由秦汉以至今日，社会的
政治的现象，都是一方面封建势力已濒于复灭，一方面又固向
封建，这种封建形势垂灭未灭的现象，乃是因为封建宗法社会
旧有的家庭农业手工业已充分发展而有更进一步的倾向，但新

生的经济势力（即资本主义的大工业）过于微弱，还不能取而代之的缘故。

明代西力东渐，这是中国民族思想制度发生空前大变化的最初种子。清代鸦片战争，这是西欧资本主义向长城内封建的老大帝国开始发展，也就是沉睡在长城内老大帝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开始大崩溃；甲午、庚子两次战争，这几乎是中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最后的崩溃，也就是资本民主革命运动最初的开始。近代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在西欧征服了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进化到世界的资本帝国主义，世界各国的铜墙铁壁都被他打开，封锁不住了，老大帝国之万里长城那里还锁得住？所以中国自甲午、庚子两次战争以来，已由内部产业之发展遇着外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驱入封建宗法主义与资本民主主义之转变时代，“富强”“维新”“自强”

“变法”的呼声遍满全国，便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自此以后无论几多老少昏蛋天天讲什么人心道德，什么礼教纲常，什么东方文化，什么精神生活，凭他们喉咙叫得多少响亮，可怜终要被机器算盘的声音掩住，这种历史进化的必然现象，就是封建宗法主义进化到资本民主主义的现象，或者也很可愤恨，很可鄙夷。然而我们主观的愤恨鄙夷心理，终于敌不过客观的历史进化历程之必然性，因此这班老昏蛋的咨嗟太息终无用，因此清西后及刚毅辈无论有如何威权终于失败。

辛亥革命，已由和平的资本民主运动进步到革命的资本民主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帝制变化到资本民主之剧烈的开始表现。所以单以满汉民族冲突解释辛亥革命之原因，那便只是肉相的观察，忘了经济的历史的基本条件，因为辛亥以前已经有了十七年以上的富强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正是封建派压迫资本民主派富强维新运动之反动，所以“非革新不能自

强，非推倒满清不能革新”，是当时革命派反对立宪派之重要的理论。当时革命与立宪两派的方法虽然不同，而两派之目的同是革新自强，换句话说，就同是“革旧制”，“兴实业”，“抗强邻”这三个口号，明明白白是半殖民地之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口号，那能说是满汉民族之争。辛亥革命所以失败的原因（此次革命表面上虽说成功，实质上可说是完全失败），也正以当时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截然分化的程度，未曾发达到自己阶级势力集中而有阶级的觉悟与革命的需要，他们大部分只看眼前的损失，不懂得民主革命是他们将来利益，更不懂得民生的革命党之胜利就是他们资产阶级之胜利，所以革命事业犹在中途，他们便现出小资产阶级和买办的根性，反对继续战争，而且反对革命党，遂使全国的武装及政权完全归诸帝政余孽北洋军阀之手。帝国主义的英、美、日本等国知道中国资产民主革命成功是他们的不利，极力援助北洋派压迫革命党，于是革命党失败逃亡，以至帝制两次复活，革命党屡战屡败，直到现在还是孤苦奋战，唯一的原因就是：全国资产阶级之多数缺乏阶级间利害不同的觉悟，所以始终依赖他们的敌人——封建的北洋派，而漠视或更至嫉视他们的友人——民主的革命党之故。

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阶级的革命，这是如上文所述在经济的历史的观察上及革命的前因后果上可以充分说明的。但以革命运动中主要分子而论，却大部分不出于纯粹的资产阶级，而属于世家曾宦堕落下来非阶级化之士的社会，这种非阶级化的“士”之浪漫革命，不能得资产阶级亲密的同情，只可以说明辛亥以降革命困难不易完成的原因，不能以此说明他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

革命，将来革命事业完全成功时，社会阶级分化究竟至何程度，那时对于革命的性质究竟如何解释，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现在也没求其知道的必要；可是观察过去及现在的革命运动，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且我们也应该希望他能成功一实在在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为依世界的政治状况及中国的经济文化状况和在国际的地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正负着历史的使命，这是毫无疑问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没有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的革命，在革命运动中虽有一二伟大的人物主持，其结果只能造成这一二伟大人物的奇迹，必不能使社会组织变更，必没有一个阶级代替他一个阶级的力量；即或能够打倒现在统治阶级（北洋军阀），而没有真实力量牢固的站住他的地位，被打倒的阶级时时都有恢复故物之可能。因此，我们以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负了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使命，在这革命运动中，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倾的观念。我们对于这种左倾的观念，自然十分感佩，但是在目前革命事业上，这种浪漫的左倾，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每个阶级的革命，都要建设在每个阶级的力量上面，决不是浪漫的左倾观念可以济事的。

同时我们对于右倾的观念，也不得不加以警告。原来在各阶级的革命当中，实际参与的只是该阶级中一部分最觉悟的革命分子挺身出来为全阶级的利益奋斗，决不是全阶级的动作与意识，并且全阶级中一定还有许多失了阶级性的分子同时出来依附敌对的阶级，来做不利于自己阶级之反革命的行动，这是历史上现社会上常见不足为奇的事。因此，我们虽然主张中国国

民党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的观念，同时也不主张国民党有极力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之右倾的观念。在产业幼稚资产阶级势力不集中的社会，尤其是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社会，资产阶级每每有分为三部的现象：

- (一) 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而赞成革命，如中国海外侨商及长江新兴的工商业家之部分。
- (二) 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素来是依靠外人的恩惠及利用国家财政机关与军阀官僚势力，造成了畸形的商业资本，专以卖国行为增加他们货币的富，他们自然而然要依附军阀官僚及帝国主义的列强而反对革命，他们也可以叫做官僚的资产阶级，如中国新旧交通系之类，自盛宣怀以至张弧、王克敏，乃是他们代表的人物。
- (三) 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所营的工商业规模极小，没有扩大的企图，没有在政治上直接的需要，所以对于民主革命恒取消极的中立态度。这种小工商业家，在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社会居最大多数。中国国民党应该一方面容纳革命的资产阶级，为他们打倒妨碍工商业发展的一切军阀，并且为他们排除援助军阀而又压迫中国工商业的国际帝国主义者，因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深受外资竞争和协定关税及种种不平等的条约之痛苦，非排除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或为完全自主的国家，实行保护政策，决不能完成资本民主革命，所以中国资本民主运动自始便以维新自强抵御强邻外患为唯一的动因，一方面也应该提携中立的小资产阶级，引导他们上革命的路，增加革命的势力。至于那班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实是中国真正资产阶级发展之障碍，绝对不可和他们妥协。他们为做官抓钱计，有时也鬼混到革命政府做事，到了困难艰险的时候，他们是丝毫不负责任的；就是在没有困难艰险时，他们也有使勇敢纯洁的

革命党变成官僚化的能力。他们始终是靠帝国主义的列强及国内的军阀而生存，他们始终是阻挠革命运动，他们当中最优秀分子，也不过一足立在军阀阶级，一足立在资产阶级，调和两方面革命冲突，结果必然造成封建的资产阶级，封建的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工具，可以永远阻住本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发展及国家独立自主。所以国民党要想完成资本民主革命的使命，万不可和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妥协，因为中国此时的危机，“军资妥协”更险恶于“劳资妥协”，官僚的资产阶级正是军阀与资产阶级妥协之媒介物，也就是资产阶级中卖阶级之蠹虫，和欧美劳动运动中鼓吹“劳资妥协”来卖无产阶级之改良派（如社会民主党）等是同样的奸恶。我们也知道中国资产阶级势力微弱，尚不足以克服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所以使革命党易于采用右倾的妥协政策，但是要知道现有一条活路横在我们的眼前，就是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携手，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中国的经济现状，军阀阶级已与资产阶级显然分开，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所以革命的资产阶级应该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妥协，打倒共同敌对的军阀阶级，不应该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因为劳动群众本来具有革命的实力，应在革命运动中占重要部分，而且此时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同敌对的目标相同，可以联合一个革命的战线，官僚资产阶级所处的环境，使他不得不站在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者那一方面，决不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联成一个战线，这是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的。无产阶级也明知道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

总括起来说：在每个革命运动中，浪漫的左倾观念和妥协的右倾观念都能妨碍革命进行；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可是要想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完全实现，在革命运动中，革命的资产阶级断然不可忘记了两件大事：（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而脱其羁绊；（二）是承认无产阶级的势力而与之携手进行。因为本国的资产阶级决没有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政治或经济的侵略之下能够发展的希望，幼稚的资产阶级也很难以单独的力量完成革命事业，所以“反抗帝国主义”及“联络无产阶级”这两个原则，是全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特有的共通原则。

树矣味念應興式而興崩，中區亟命革个革命。則來雖辭總
督攝政而東南前日黨異國國中，督攝命革歸故諭辭念應辭官苗
，舉倒汽沃苗命革合原，舉衡齊資苗命革率於一，最近逆尊五苗
全宗命革主因苗舉倒汽資應要暴行。命革主因苗舉倒汽資應變
大掛兩下苗志而不然，油盡倒汽資苗命革，中區亟命革五，應突
暴（二），舉羅其雄而代裝苗义主國帝嗣國封又暴（一），津
海舉倒汽資苗國本代國。督攝平難之已而代裝苗舉倒汽沃天子承
帝苗氣炎難補不立繼易苗名，各述義主國帝本國代齊青始
均領，並奪命革與宗量代苗應單刃無罪出舉倒汽資苗祚終。里
舉並全暴，順亂个兩次“舉倒汽沃參知”又“义主國帝封又”
。順亂並其苗官轉御命革主因苗舉倒汽資苗另兼半道與另戴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前锋”第二号

陈 独 秀

(一)

(二)

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种：一是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资产阶级崩坏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

殖民地的经济权政治权都完全操在宗主国之手，全民族之各阶级都在宗主国压迫之下，全民族各阶级共同起来谋政治经济之独立，这是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半殖民地的经济权大部分操诸外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

殖民地革命的对象是宗主国，固然无所谓民主革命；即在半殖民地，一方面因为工商业受外力之阻碍不能充分发展，资产阶级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一方面又因为贵族军阀

受外力之卵翼而存在，所以也不能形成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国民革命的性质虽然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他的胜利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革命运动中的形式及要求却只是一个国民革命，这种特殊形式的革命，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及经济状况所自然演成的。

无产阶级客观的力量是随着资产阶级之发达而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既然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便是不用说了。

(一)

(二)

半殖民地的中国自然也没有例外。领土广大交通不便经济组织还是地方的社会组织还是家庭的文字组织还是半象形的中国，连国民革命完全成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断然不可怀丝毫速成的妄想。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可以说自甲午战败起，过去历史已将近三十年，此三十年中，第一期是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第二期是辛亥革命运动，第三期是“五四”以来学生及工人运动。这三期运动之成绩虽然都很微末，而加入运动的各阶级都以次扩大，这是不能否认的。第四期运动是什么，我们虽未能预断，而距运动成功的时期仍然甚长，及资产阶级渐渐明确的感觉国民运动的必要并显著的加入此种运动，这两件事是可以推知的。

(三)

经济落后文化幼稚的中国，各阶级还都紧紧的束缚在禁锢社会的旧壳内，幼稚的资产阶级，至今没有有力的政党，便是

他幼稚之征验，^时他还未脱离利用敌人（列强及军阀）势力发展他自己阶级势力的时期，所以他时常表现出来爱和平怕革命的心理，这也是他势力薄弱之自然结果。若依据他目前心理之表现，^{人遂}武断中国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故那便未免短视。宋出公来虽矣，^{不更}由自惧灾祸事，^恐举出辞辞，^另商亚亚资产阶级而外，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每每述有^种官僚资产阶级。他的势力原来是依赖外国势力（卖国）及本国贵族军阀政客，利用国家机关（盗国）而存在而发展的，他本^来但是不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由他不但不是真正资产阶级，而且是真正资产阶级^与官僚阶级发展之障碍，中国的新兴交系即属此类。直皖奉直两次战争，^本固然是军阀间的战争，而因此打倒了安福部及梁士诒内阁，^且算是扫除中国资产阶级发展路程上的荆棘，所以那时扬子江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对于吴佩孚颇表同情，^且有人说吴佩孚打倒梁内阁是军阀阶级的胜利资产阶级的失败，这完全是梦话。不命革意恩，^命革干出^公心，^又商业幼稚的资产阶级，他的懦弱心理，^然不容易赞成革命，但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规模超越了地方的而渐成为全国的，同时又遭遇军阀扰乱之阻碍或外货外资之竞争，经济的要求^{自然}会促起他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觉悟。所以资产阶级究竟革命不革命，当视其经济的历史的发展决定之，不当以其初步积累时懦弱心理决定其全阶级的终身命运。例如在欧战前，全印度除了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外，找不出半点革命倾向，反之，与大英帝国妥协的空气却充满了全印度的资产阶级，然而欧战后印度的工业得了发展的机会，有了外货外资之竞争，印度的资产阶级便渐渐有了经济政治独立运动的觉悟。中国辛亥革命时，^改有几个资本家听了革命二字不伸舌摇头，^改有几个资本家不安心信任北洋派军阀统治中国，然而欧战以来，扬子江下

游新兴的工商业家得了一点自由发财的机会，便马上改变从前小视自身的态度，不再说什么“在商言商不谈政治”了，好象乡下土财主子弟得了几层功名，便胆大起来不怕官府了；同时因为他们的开始发展，便遇着军阀扰乱及关税厘金外货输入原料输出等妨碍他们的发财自由，他们更不老实起来，公然出来做修改税则废止厘金废督裁兵理财制宪等运动，更进而组织民治委员会，反对军阀为总统，否认代表军阀阶级的现国会，上海长沙之商联会更进而加入群众的国民示威运动，即此可以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由非政治的态度，发展到和平的政治运动态度，最近更发展到革命的政治运动倾向了。

他们以前非政治的态度，现在半和平半革命的态度，将来更趋向革命的态度，都不是他们主观上的意识决定的，乃是他们客观上的经济条件决定的。社会上每个阶级都有他阶级的利己心，他阶级的力量长养到非革命不能除去他发展之障碍时，他必然出于革命，愿意革命不愿意，始终没有这回事。有人反对上海的民治委员会，说是希图组织商人政府，又说这是发达资本主义有害于中国社会。唱这种高调的人，他不明白他素所崇拜的美国正是商人政府，他不明白商人政府虽非极则，比起军阀军政府是进化的，他不明白资本主义在欧美虽功过参半，而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却不是受了资本主义发达的害，正是受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害，他一面唱鄙薄商人政府与资本主义的高调，却一面拥戴军阀，这种人全然不懂得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是怎么一回事。

在先进国纯粹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虽以资产阶级为主力军，也不能不借助于他阶级的力量以扑当时的暴军及贵族，所以当时革命的口号往往冒称全民利益，不便公然宣告为他们阶级的利益而革命。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力量幼稚的资产阶级，

阶级的划分本尚未鲜明，阶级的冲突亦尚未剧烈，各阶级的势力也都尚未强大，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更不能单独革命，他到了真要革命的时候，必然极力拉拢别的阶级，出来号召国民革命，以求达到他自身发展之目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殖民地半殖民地一部分向上发展的大资产阶级固然可以趋向革命，而一部分向下崩坏的小资产阶级（手工工业家及小商人）亦可以趋向革命。小资产阶级固不及大资产阶级势力集中，然其企业因竞争而崩坏，生活不安，也足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

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摇动不坚固，在任何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他都做过不少革命的功劳，也做过不少反革命的罪恶。

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知识阶级特别发达，所谓居四民（士农工商）之首位的士，最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他介在贵族与平民（农工商）之间，恒依附贵族而操纵政权，所以有布衣卿相之说，其仕宦久而门阀高者，自身且成为贵族。他们在历史上操纵政权尤其自垄断教权的优越地位，比欧洲中世僧侣阶级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以近事而论，在坏的方面：议员政客们都属士的阶级，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来吸收他们，只得附属军阀作恶；在好的方面：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辛亥革命运动，

“五四”以来国民运动，几乎都是士的阶级独占之舞台。因西方文化输入之故，旧的士的阶级固然日渐退溃，而新的士的阶级却已代之而兴，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商人工人农民固然渐变为革命之主要的动力，而知识阶级（即士的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轻视的地位；而且在无产阶级实行革命和他们阶级的利益当真冲突以前，他们是羞于放弃革命态度的。最近全国学生大会，不但议决了许多国民革命的议案，并且议决了几件为工人阶级利益奋斗的议案，这便是个明显的例证。正因为知识阶级没有特殊的经济基础，遂没有坚固不摇的阶级性，所以他主观上浪漫的革命思想，往往一时有超越阶级的幻象，这正是知识阶级和粹纯资产阶级所不同的地方，也就是知识阶级有时比资产阶级易于倾向革命的缘故。就是一班非革命的分子，他们提出所谓“不合作”“农村立国”“东方文化”“新村”“无政府”“基督教救国”“教育救国”等逃避革命的口号，固然是小资产阶级欲在自己脑中改造社会的幻想，然而他们对于现社会之不安不满是暗也可以说说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

（五）逃罪的革命心不甚避出

（士）五四虽属资产阶级的反动，但中国资产阶级小农平农民占中国人口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满足，趋向保守，中国土地甚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然而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益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种环境却有驱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历年以来，各处农民小规模